

工农兵作品



红灯笼

沛 然 收 集

解放军通俗读物编辑部编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工農兵作品

紅 燈 籠

(革命傳說故事)

沛 然 收 集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716.8
968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里的九篇民間傳說，写的都是紅軍長征时期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。

“紅軍万岁”写一个石匠因为热爱紅軍就亲自鐫刻了一塊“紅軍万岁”的石碑，后来蔣匪軍知道了將他捕去，逼着他把“紅軍万岁”改为“白軍万岁”，这位老石匠拒不答应，终于坚貞不屈而死。

“山中老人”“紅灯笼”和“捉迷藏”写的是我們軍民之間血肉相連的故事。

“神仙墳”“一箭双雕”“三个民兵”“烟熏鬼子兵”“白圈子”等篇，都是写我們革命軍隊和广大人民运用智謀战胜敌人的故事。

紅 灯 籠

沛 然收集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孙翰春插画

※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發行

※

总号0927 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

印張 1 1/16 字数 11,000

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5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08·55

定价：(5)九分

目 錄

紅軍萬歲·····	1
山中老人·····	4
紅燈籠·····	9
捉迷藏·····	12
神仙墳·····	16
一箭雙雕·····	19
三個民兵·····	23
煙熏鬼子兵·····	26
白圈子·····	28
后記·····	32

紅軍萬歲

湘東南民間流傳着這樣的故事。

湘東南某村里，有位張石匠，為人老實忠厚，老婆早就死去了，留下一個兒子。父子倆倚靠自己的手藝，給鄉鄰們打石碾子、打墓碑；還種上三幾畝地過活。但是，在地主惡霸的剝削下，儘管起早睡晚地做活，還不能吃飽穿暖。

那年，紅軍長征路過村里，張石匠聽到紅軍講了一遍工人和農民為什麼窮的大道理，看到紅軍和和氣氣，買賣公平，心裡樂得不得了，就讓自己的兒子去參加紅軍，隨着大軍向西進軍。

張石匠的兒子走后，老頭子想起紅軍的好處，想起自己的兒子，將來一定會長大成材，就把家裡存下的石料，東挑西選地撿了一塊最好的石頭，耐心地琢磨得光滑滑的，自己拿起工具

來，就在这塊石頭上，刻上“紅軍萬歲”四個大字。老头子心里想：“等待紅軍和自己的兒子回來後，一定要向他們說一說，我這個老头子總沒有忘記你們呵！”

這塊石碑開始是放在廳屋里，因為白軍逐漸靠近，老头子怕被白軍打碎，就把它用紅布包起來，埋在自己的床底下。

白軍進村後，地主們就把石碑的事，向白軍軍官告密了。

在一個風雨遍地的夜晚，張石匠被抓到白軍司令部。白軍軍官百般盤問，老头子開始裝聾作啞，啥話沒說。白軍軍官竟把他吊在梁上毒打，逼着他把石碑



交出來，老石匠憤怒地說：“你們要看就交給你們看看吧！”他就回到家里从床底下把那塊石碑挖出來。白軍軍官不看還罷，一看，狂跳起來說：“好呀，我倒要看看誰家‘萬歲’，你馬上把‘紅’字塗掉，就在那上面刻個‘白’字。”張石匠冷笑地說：“我看你們連今年也過不去，還要‘萬歲’呢！”白軍軍官們火了，抽起馬刀，一刀就把張石匠的左手砍掉，凶狠地說：“看你刻不刻！”張石匠一陣昏迷過後說：“不刻！不刻！說什麼也不刻！”白軍軍官接着又把他的右手剝掉。

張石匠流血過多，當場就犧牲了。凶暴的敵人便把他的屍首連同那塊石碑，捆在一起丟到河里去。當地人民為了紀念這位英勇不屈的老人，就在那個河畔上，種了一株柳樹。

一年一年過去，這株柳樹生長壯大了，它像這位英雄的老人一樣，在風雨中屹立着，過了十幾年頭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了湘東，當地人民在歡迎我軍的當時，便把這件十多年前的事告訴了我們的戰士，並說：“雖說年

代很久了，屍首早已沒了，那塊石碑可能還在河底哩。”戰士們立即組織了打撈隊，到河底去找。

果然，這塊石碑被打撈出來了，石碑上刻着四個俊秀的大字：“紅軍萬歲”，它像塊寶石一樣，在燦爛的陽光下閃耀着光芒。

山中老人

一九四五年夏天，江南的一支人民抗日部隊，被國民黨反动派的軍隊，以五、六倍的兵力，圍困在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八面山中。通往山中的幾條道路，都被反动派的軍隊堵住了。這支人民軍隊處在極為艱苦和危險的境地。

這山高得很，上山是三十多里，下山大約有四十多里，除了幾條道路外，全是斷崖絕壁，除了鳥兒是很難飛越過去的。周圍幾十里地，都是叢山密林，房無一間，人無一個。滿山的柏樹，迎着風兒沙沙作響。指揮員伏在一張地圖前面，注



視着，觀察着，準備在沒有路的地方，打開一條路來。

當月亮從東山爬起的時候，突然在山谷深處，傳來了動人的笛聲。是誰在這半夜裡吹起笛子呢？是誰還有這樣心情，在欣賞着這美麗的夜色呢？戰士們驚异地沿着每個山溝、每道山梁搜索起來，戰士們也更加警惕地注視着周圍的動靜。

不久，兩三個戰士把一位老大爺帶到指揮員的面前。這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，住在山下

的村庄里，他在这山中砍柴打獵，度过了四十多个春天和秋天。今夜里，因为追赶一头野羊，天色过晚不能下山，独个儿在山溝里，拿起笛子吹起来，恰恰被我們的战士发现了。

指揮員就在篝火旁边，跟这位老人聊起天来，問問山中情况，問問通往山下的道路。老人对这座山的每条道路，每条溝渠都很熟悉，講了好久，除了那几条被國民黨反动派堵住的路外，再也想不出别的道路来。

“你再想想看，还有别的路沒有？”指揮員耐心地詢問着。

指揮員讓警衛員把水壺里裝的酒取出来，还端上一些腊肉，請这位老人吃。老人吃完了酒菜，又拿起笛子吹了起来，指揮員兩只眼睛望着地下的篝火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，盤算着明天的战斗。

“你們是哪里的隊伍？”老人放下了笛子，突然地問道。

“我們就是过去的紅軍，到这里來打日軍的。”

“紅軍？”老人驚訝地說，“你們可是賀龍的隊伍？”

“是啊。我們是賀龍的隊伍。”指揮員望着老人蒼老的臉孔。

“你們真的回來了！”老人的嘴角上，流露着微笑，“盼星星，盼月亮，总算把你們這些救命恩人盼到了……”

“你知道紅軍？”

“知道。這山周圍幾十里路，誰家不知道紅軍？那年冬天，賀龍的隊伍，就从這裡走過。提起紅軍，上自長官，下到士兵，個個待人和氣，買賣公平，臨走時還挨家挨戶道別哩！”

“是啊，咱們是老朋友了。”指揮員笑着說。

“你們想下山去？大路既然走不了，咱們就走走那條路唄。……”

“哪條路？”指揮員問。

“這裡有條小路，”老人說，“四十多年前，我曾經走過一次，幾十年來沒人走了，長滿了野刺，路也不平坦，不知能走不？要是你們肯走的話，我就給你們帶路。”

指揮員肯定地說：“走，就走這條路。只要野羊能走的地方，人民軍隊也一定要走得過去。”他回頭向着參謀長說：“讓大家把馬刀準備好。我們一定要從沒人走過的地方，辟開一條大路來！”

天蒙蒙亮，篝火已經熄滅。這位老人帶着這支隊伍，靜悄悄地從那條滿布了野刺的小路走下山來，把國民黨反動派的隊伍，遠遠地拋到後面去了。

隊伍下山後，老人緊緊地拉着指揮員的手說：“我有一個兒子，跟着賀龍當紅軍，以後就犧牲在這山里。他能吹起一口好笛子，聽的人往往連飯都顧不上吃。我每次上山來，總喜歡吹吹笛子，如果他能聽見的話……”老人的眼眶充滿了淚水，話再說不下去了。

指揮員和戰士們都摘下帽子，向着這位烈士表示悼意。

老人接着說：“你們看見賀龍的時候，請你們向他說：八面山的吳老漢，就像山上柏樹一樣，大風大雨都吹不倒他的。”

指揮員完全了解老人的心情，他含着淚珠，什麼話沒說，把十元銀洋放在老人的懷裏後，騎上馬走了。

紅 燈 籠

一九四五年冬，一支人民抗日軍隊，從廣東南雄地區，奉命返回中原解放區，和新四軍第五師會合。但是，罪惡滔天的國民黨反動派卻出動了許多部隊，前堵後追，左右側擊，夢想“消滅”這支人民軍隊。我們部隊只好每天走120華里的急行軍，出敵不意地突圍前進。個別重傷員和重病員，因為趕不上隊伍，只好換了便衣，留在老鄉家裡休養，等待好後歸隊。

當部隊到達江西上猶縣的一個村莊時，有個戰士因為負傷極重，只好暫時留在村里休養。老鄉們天天給他吃喝，還給他找可靠的醫生治病，全村的人都許下誓言：不管環境怎樣不好，也不能把這位傷員出賣給敵人。

不久國民黨反动派的軍隊來了，老鄉們就把這位傷員搬到山洞里去，因为反动派軍隊扎在村里，白天不能送飯，只好晚上把第二天的吃喝一齐送上山去。可是山路很难走，不但要穿过密密的竹林，还要越过好几条山溝，稍不注意就会摔倒；老鄉們帶着一盞小紅灯，沿着山道慢慢地走着。

过了几天，國民黨反动派發現了后山上的紅灯，起了疑心，到处打听是誰在夜里走动。但誰也沒說。國民黨反动派决定上山搜查这盞紅灯。



一天夜晚，國民黨的隊伍剛上山，差一点和一个送飯的老鄉碰上了。这位老鄉迅速地吹滅了紅灯，机警地隱藏在山崖底下。这里地形很好，山道很狹窄，旁边是望不見底的深谷。老鄉搬起一塊大石头，讓前边打着手电筒的敌人过后，就狠狠地朝着其中一个敌人打去，恰恰打到敌人的头上，被击中的敌人呼喚了一声就滾到山下去了。敌人發了慌，到处搜索，都沒有發現隱藏在崖上的老鄉。

自从敌人搜山以后，老鄉們送飯，哪怕天黑路滑也不再使用灯籠了。

敌人对于山上的紅灯籠还是怀疑着，他們再一次進行搜山。这次老鄉們挑选了几个学会狼嚎、虎叫的人，悄悄地躲在山溝里，森林中；当敌人爬上山的时候，东边的“狼”在叫着，西边的“虎”也叫起來了，吓得敌人連忙往回跑。

过了好久，敌人不敢再去山上搜索了，老鄉們又照样地打起紅灯籠，上山給我們的这位伤员送飯。

捉迷藏

西北解放戰爭中，我軍在陝甘寧邊區三邊地區，接連打了几次勝仗，把敵人打得慌亂一團，逼得他們急忙從青海調來一部分隊伍增援。

那天夜里，一支增援敵軍的先頭部隊進入沙漠地區。滿天的風沙，加上天黑得厲害，沒有一顆星星，敵軍分不清哪是道路，哪是深坑。不熟悉這地方的人，是不敢在這大風沙中走的。敵人就在附近找到了一位老鄉，要他帶他們到我軍某營駐地，企圖將我軍團團圍住。

這位老鄉了解到敵人的詭計，說什麼也不願出賣自己的軍隊；但在敵人威脅下，又不能不給他們帶路。

“好吧！我帶你們去。”老鄉披上自己的皮衣，走向漫天的風沙中去。

走過沙漠地的人，知道沙漠是很難走的，這



一只脚刚拔出来，那一只脚又陷进去，每小时顶多只能走六华里。这位老乡攥着一根棍子，边探边走，走了一会，就朝后面喊：

“小心，不要走掉了。”

他回过头来告诉敌军军官，最好休息一会儿，让后面的人跟上再走，要不然，掉在沙漠里，不是被狼吃掉了，就是渴死、饿死。敌军军官觉得老乡说得有道理，命令队伍就地休息；有的坐在沙上，有的索性躺下闭着眼睛打盹。老乡却掏出身上的酒壶，呷了一口，说：“好冷呀，喝点酒还能暖和些。”